

爭聲 響起

水晶◎著

掌聲響起 / 水晶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漢
藝色研出版 ; [臺北縣] 中和市 : 三友總經銷
，民80
面 ; 公分. -- (小說集合 ; 4)
ISBN 957-622-135-8(平裝)

857.7

8000288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小說集合04●

ISBN-957-622-135-8

掌聲響起

作 者 / 水 晶

發 行 人 / 程顯齋

總 監 / 林蔚穎

總 策 劃 / 顏崑陽

責任編輯 / 呂月玉

編 審 / 張榮森

出 版 者 /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製 作 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 話 / (02) 7031828 7057118

傳 真 / (02)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88033-5

法律顧問 / 謝天仁律師

印 刷 / 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電 話 / (02) 9868421 9811187

總 經 銷 / 三友圖書公司

地 址 /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電 話 / (02) 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傳 真 / (02) 2409284

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0年9月

定 價 / 新台幣 140 元

爭聲 起

水晶●著

《掌聲響起》自序

寫小說是一件小事業、大企圖的工作。所謂小事業，是此事怎麼說也是雕蟲小技，但是經營小說的人，企圖一定要大，最好是胸羅萬象，否則，是不足觀的。

小說又是一種批判。第一流的小說家是極具批判精神的。換句話說，小說要站在時代前面，晚一步不行，跟進一步也不行。《紅樓夢》之所以偉大，是因為曹雪芹是一隻泥蛙，在死水塘裡，夢見天庭裡所有的光亮。

有人說，寫小說是以人物為主，故事為副，讓讀者見識到幾條活潑潑的生命，在那兒不息的喻動，這就是了。長篇小說也許可以這樣，短篇中篇就不一定了，尤其短篇，沒有故事，簡直插不下手。

佛蘭娜蕾·奧康納 Flannery O'Connor 寫的〈啓示〉 Revelation 是一個精彩的短篇，主題批判了整個白種人世界自負又醜陋的種族優越感，「企圖大」，那是在話下了。人物以托賓太太 Mrs. Turpin 為主，她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全美中產階級、如假

包換的五星級代表人物，然而，故事結尾，那反高潮的「現代啓示錄」Revelation，讓托賓太太親眼目睹到，不也是情節“Plot”受到作者重視的一大佐證嗎？

亨利·詹姆斯的長篇小說《大使》The Ambassadors，故事簡單，人物模糊，讀者花盡心血把詹姆斯佈下的文字迷障克服後，所得不過是一片模糊的光與影，亟難洞悉男主角史垂澤 Strether 是怎樣一個人，餘如他所偵查的一雙男女：年輕的查德·紐姆森 Chad Newsome、公爵夫人蒂·維也納 Mme de Vionnet，我們也很難了解到，他們兩人的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。這些故置的「敗筆」都毋關緊要，緊要者是詹姆斯寫小說時的一點「慧心」：因為詹姆斯不相信小說家能深入了解到一個人的內心——我們有時連自己的內心都諱莫如深，何況他人？所以，詹姆斯痛下決心，要我們隨著一位五十四歲的垂老鰥夫史垂澤「旅行」一次，萬事萬物都是透過他的一雙眼睛；心理活動也有，但只是淺嘗輒止。細想我們平日的內心活動，不也是這樣的一副調色盤嗎？一切的心理活動，不過是浮光掠影，否則就嫌牽強，並不「寫實」。換句話說，詹姆斯真是一位「知人」，他是採用「知人」的眼光、心意來寫他的小說，藉此說出了他對那些所謂寫實主義作品的一番質疑、一種批判，良法美意，頗堪嘉許，可惜，詹姆斯的這一種理念，令人多已不解了。

我最近寫的〈掌聲響起〉，就是按照前列的寫小說「鵲的」，勉強湊合而成的，能否達致心目中的旨歸，得憑讀者的審議了。至於〈午夜夢囈〉，成書時我還是一個三十五、六歲的年輕人，這些我今日頗為著重的內蘊，不知有多少發揮沒有？校勘的時候，匆匆一掠而過，未曾推敲，能否達致，未敢妄擬。

水晶

一九九一·七·十四·台北

目錄

《掌聲響起》自序	 〇〇二
掌聲響起	 〇〇八
午夜夢囈	 〇九四
跋	 二〇八
水晶的著作	 二一〇

掌聲響起

又名：〈東管廟裡的遊魂〉、〈罪與罰〉、

〈白泉之戀〉、〈瘋狂藝術家之死〉

識曰：一二三四 無土有主

小小天罡 垂拱而治

頌曰：一口東來氣太驕

脚下無履首無毛

若逢木子冰霜渙

生我者猴死我鷗

——推背圖（佚名）第四十象癸卯䷗三三疊卦

〔一〕

清漳河呀清漳河，清漳河是少女之歌，每天我看著流水，淹不盡紅花靜聽清漳河唱歌。桃花開，杏花香，清漳河兩岸浣衣裳，啊……啊……十七八歲的大姑娘。

今天，我看著荒山變成良田，清漳河變了模樣。桃花開，荷花香，山前山後去放羊。啊……啊……三尺兒郎扛二槍。

那年，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十四歲不到，從剛淪陷（共產黨說是解放）的上海坐木船逃到舟山，很幸運地轉學進入定海縣立中學，插班入高一當試讀生。我發育得很快，是細高條子，本說不該坐在前排，因為喜愛上音樂課，便擠坐在一堆矮個子同學中間，張著嘴跟著音樂老師唱這首〈清漳河〉。

音樂老師也是個矮個子，姓錢，名明，紅通通的皮膚，酒糟鼻，招風耳，頭上卻茂密雜沓，生著一頭西洋人式的捲髮。錢老師年紀很輕，樣子古怪，他拈著一根細長的白指揮棒，一會兒指著黑板，上面用簡譜抄寫上這首〈清漳河〉，新髹了黑漆的黑板上，寫滿了白粉筆字，黑白分明，有一種立體感；一會兒又向著我們。我坐的位置緊靠著窗門。窗門原來是雕花榻扇，新近配上了玻璃，榻扇給取下了。

我們這個學校的教室，圍繞著四四方方的一個大天井，四角豎起了四根青石柱，把一間間教室撐了起來，離地三尺高，雖然四周也有青石平台，並不是抄手遊廊，每間教室的門，是開在另一個方向，另有台階可下，繞過來，才可以走進這個四方形的天井。

天井原來是「死」的，沒有出路。

天井對著學校的正門，面積不大，我們升降旗上體育課，以及集會等活動，都是在

校外的一個操場上舉行，要逃走起來很容易。

我從窗口舉目望過去，一眼瞥見對面初三的教室內，年輕的柳自在柳老師上美術課。柳老師是個細高條個子，大概是在講解雕塑的技巧吧，手裡捏著一方灰白的黏土，捏來捏去，然後有同學站起來，三三五五走到他前面去觸碰那塊黏土，不時爆發出笑聲來，氣氛非常熱鬧。

我嘴裡哼著這首好聽的〈清漳河〉，眼裡望著對面熱鬧的景象，窗外有晴天，初冬的太陽，照在身上，古玉似的溫潤，心曠神怡。我想，清漳河是哪一條河呢？一點也不清楚，也許是在北方吧？清漳河上有良田美景，浣衣裳的小姑娘，也有人放羊，還有那扛著槍保衛家鄉的小兒郎。扛著槍抵抗誰呢？是共產黨嗎？

上音樂課是很寫意的，用嘴不用腦，不像上數學課或者英文課，一不努力分數便落後一大截，拿不到甲，上課的時候，有點提心吊膽。

這間學校的校舍，前身可能是一間廟宇，也許是祠堂，我弄不太清楚。

舟山群島是浙東馳名的漁港，定海是首府，與定海一衣帶水，坐四小時小火輪可到的港口，叫沈家門，經常與上海寧波有貿易來往，易幟後也沒有什麼影響。

在上海的時候，我就讀的中學在虹口，是通學生，學生中流氓阿飛很多，心裡常生

畏懼，沒有好好的上過課。現在好了，定海縣中是寄宿的學校，通學的學生極少，同學都穿黑布制服，阿飛絕跡，可以好好唸幾天書。聽姐夫說，自從浙東綏靖總司令部成立以來，地面上潛伏的匪諜偃息，治安已大大改進了，安定的局面可以維持一個很長的時期，敵人雖然很近，不容易這樣快速跳島過來「解放」我們。

唯一使我擔心的，是母親和弟弟羈留上海沒有過來，是母親囑咐姐姐姐夫他們，帶我先來舟山，等她摒擋完畢上海的財務，便會坐船來舟山，一家團聚。

對於共產黨的凶狠無情，我們也不是沒有聽見過。記得上海五月裡一「解放」，除了滿街的腰鼓以外，到處看見草綠軍服的幹部和軍人，連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也擠滿了，從高高的樓窗上探下頭來，下望在底下的芸芸衆生。有一天，蘇北家鄉忽然來了一個鄉親，一坐下便大罵共產黨的「不是」，說他們清算鬥爭的法子，「挖刻」到了極點，「日娘的，隔壁帳這樣算法，八輩子祖宗都要該他們的。」這位鄉親不知道，共產黨這時候還算客氣的，從一九五二年土改一實行，地主便命也不保了，誰還跟你去議論「日娘」的鬥爭法則呢？

這位鄉親說完了這些，便把腰帶解下來，裡面一定塞滿了金鈔銀元，小孩子似的賭氣說：「吃呀玩呀，不吃不玩，也是白給了這些日娘的。」

一個一輩子不吃不玩的鄉親，居然迸發出這些牢騷來，可以從側面推想到共產黨手段的歹毒了。然而母親彷彿沒有聽進去，只淡淡安慰了這位鄉親幾句，隨即吩咐我去拿報紙來，看看中國大戲院這幾天晚上，梅蘭芳復出了嗎？最近報上常常有梅博士要復出的消息，又吩咐女傭到菜場去採辦時鮮魚肉，來招待這位久違了美味佳餚的鄉親。

定海中學學生之間都講舟山話，是一種類似寧波話的方言。我只會講上海話，或者國語，這是我唯一感到不便的地方。這個中學師生之間的關係很融洽，看不到一點紛爭嫌隙，也許是我年紀太輕了，覺察不出來。

校長安一柱先生，三十剛出頭，未婚，矮個子，也是個年輕人。他一頭亂髮蓄得長長的，一直喜歡穿一套雙排釦 (double-breasted) 的黑色西裝，有時戴一朵黑領結，事務主任屠廣福帶點敬畏神色地告訴我們：校長是上海某一著名大學外文系的高材生，對俄國戲劇文學最有研究，所以我常常把他聯想成外國人。一方面也因為他平常面色凝重，常帶沈思，不笑的時候，很難親近。

安校長是外地人，說的是國語，他手下的教務主任常懷義是鎮海人，說一口道地的寧波話。他有一副臥蠶眉、丹鳳眼，他那一副慈眉善目，醬黃的膚色，很像《三國演義》裡的關公，就差額下的那把美髯了。年輕時的關公該是常主任那副模樣吧？

常主任經常巡視我們的教室，查看上課的情形，還陪著訓育主任汪原仁一起來。兩人鞋聲窸窣，不講話也知道「巡海夜叉」來了。只聽機靈的學生一聲胡哨，全班同學立即肅靜下來，使人想起老虎下山，非洲的森林一陣豕突狼奔過後，忽又鴉雀無聲，然而，不知為什麼，偽裝的和平氛圍下，彷彿又有一陣笑的氣泡，隨時會炸裂開來，所以他們一走，總有促狹的鬼叫一聲，大家便哄堂笑了。

英文女老師陳詩是我最喜歡的。她也很年輕，皮膚白皙，只有二十幾歲，這大概是她畢業後的第一個教職吧。她也是外地人，說一種安徽腔的國語。陳詩老師也矮，圓臉，眼睛大大的，黑白分明。她經常穿一件大翻領的白襯衫，外罩一件蔚藍色西裝呢夾克，腰間有曲線，下擺長過於膝，兩邊兩只口袋，她常把手插在口袋裡，底下一條西裝褲。

她穿的衣服是當時最時髦的，有個名稱，叫「西裝褲子短大衣」。她常常拿一副小小的碗筷，從教職員宿舍（那是一個有著月洞門的另一院落裡），走了出來。她臉上笑嘻嘻的，步履輕快，脚下那雙短統皮靴窸窣響著。

陳詩老師一身藍汪汪，晴天好看，陰天也好看，下雨的時候，她穿一口鐘乳白玻璃雨衣，一身濛濛藍，也好看。

她走到光線陰暗的飯廳裡，與大家一同吃飯。那時的風氣，作興師生一同吃飯，不過師生不同桌，學生的桌次在下面，教師的桌次在上面。陳詩老師是教員中唯一的女性，她是那樣年輕，不但男女學生很注意她，也喜歡她，許多單身的男教師也暗暗愛戀著她。課餘飯後，同學們常常說，某某男教師在追求陳詩老師了。雖然來了不久，我也注意到那個教體育的男老師，他也姓陳，就經常目不轉睛地盯著陳詩老師看。

全校除了事務主任屠廣福，打鈴的瞥了一目的校工阿明，都是年輕人，這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學校，真有意思。

定海中學一定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，瞧那蓬勃興旺的課外活動即可見一斑。學生代表會的會長童信揚，他擁有一方橡皮製的簽名圖章，出的佈告是他用油亮的黑毛筆寫的，上面蓋著硃紅色的簽名圖章，好漂亮；高二的張一麟，一臉青春痘，早已榮任舟山前線日報的副刊主編，他是校中有名的詩人，詩作經常用鉛字在副刊上排印出來。他又是校中一個文藝團體的負責人，很忙，他也經常來找陳詩老師聊天，腋下夾著一疊前線日報。這樣，我才發現張一麟（他發表詩作的時候，筆名叫奕麟）是一個文名遠播的人，走到哪兒，都讓人另眼相看。

我們的伙食很好吃。舟山是著名的漁港，盛產海鮮，連寧波、上海的魚蝦也是舟山